

荆楚故書叢刊

楚同先賢傳校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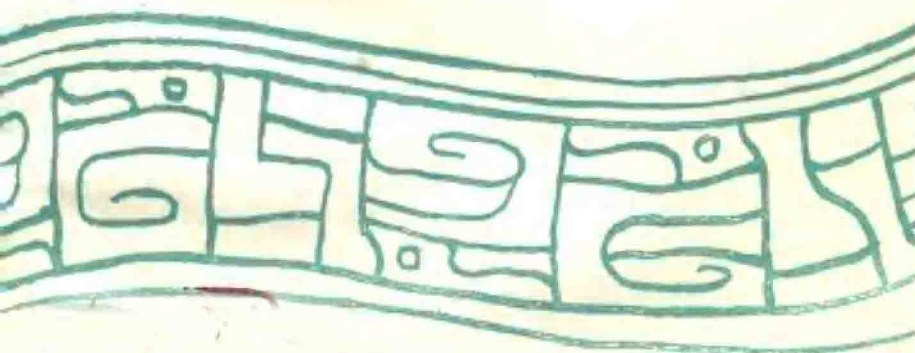
舒楚校注

327.2

·荆楚故书丛刊·

张辅 原著
舒焚 校注

楚同先贤傳校注



荆楚故书丛刊

楚国先贤传校注

朱祖延 主编

舒焚 校注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125印张 2插页 94,000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800

统一书号: 11106·178 定价: 0.90元

【照排胶印】

目 录

前言..... (1)

麓山精舍丛书目序.....陈运溶(9)

历朝传记序.....陈运溶(11)

春 秋

百里奚..... (13)

熊宜僚..... (20)

战 国

宋玉..... (23)

汉

孔休..... (26)

阴嵩..... (28)

阴兴..... (31)

陈宣..... (36)

李善..... (40)

黄香..... (43)

胡绍.....	(47)
樊英.....	(51)
黄尚.....	(55)
孙隽.....	(58)
孙敬.....	(61)
董班.....	(64)
黄琬.....	(68)
阴循.....	(73)
庞德公.....	(75)
杨虑.....	(79)

蜀 汉

杨颢.....	(82)
郭攸之.....	(84)

魏

宗承.....	(86)
应余.....	(89)
应璩.....	(94)
韩暨.....	(96)

吴

孟宗.....	(104)
石伟.....	(107)

晋

韩邦.....(111)

附录.....(113)

附

晋书·张方传.....(115)

晋书·杨方传.....(119)

晋书·张辅传.....(122)

后记.....(126)

前 言

《楚国先贤传》，是西晋人写的一本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“杂传”下，著录有“《楚国先贤传赞》十二卷，晋张方撰”；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乙部“杂传”下，著录有“《楚国先贤志》十二卷，杨方撰”；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乙部“杂传记”下，著录有“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十二卷”。到了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就没有著录了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也没有著录。足见这本书到元朝已经亡佚。

但是从西晋到宋朝的八、九百年以至上千年间，许多人看见过、阅读过这本书。南朝宋裴松之、梁刘孝标、唐李贤分别为《三国志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文选》作的注，特别是唐、宋著名的类书《北堂书钞》（以下简称《书钞》）、《艺文类聚》（以下简称《类聚》）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（以下简称《御览》）以及其他一些书，还从这本书中援引了不少故实和语言片段，有的多至数十处。

从元朝起，就有人开始为这本书辑佚。辑佚的本子有元陶宗仪辑、明陶珽重校、1646年（清顺治三年）委宛山堂《说郛》本，有清陈运溶辑、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《麓山精舍丛书·历朝传记》本（以下简称《传记》本），有扫叶山房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）印行的《五朝小说大观·魏晋小说杂传家》本（以下简称《大观》本），有商务印书馆印行的《万有文库·旧小说·汉魏六朝》本（1957年重印有单行本《旧小说》。以下简称《旧小说》本）等，均不分卷。

此外，还有《玉函山房辑佚书·补编》中所收的王仁俊辑本一卷（未曾刊印，上海图书馆藏有抄本）。

我们曾把通行的四种辑佚本子，加以对照，发现它们在内容方面详略不一。《说郛》本收有黄香、孟宗、石伟、徐高、孙携、韩暨、李善、应余等东汉至三国八人；《传记》本收有百里奚、熊宜僚、宋玉、阴蒿、孔休、阴兴、陈宣、李善、胡绍、樊英、黄尚、孙隽、孙敬、董班、黄琬、阴循、杨颙、郭攸之、杨虑、宗承、应余、应璩、韩暨、孟宗、石伟、韩邦等春秋至西晋初年二十六人，以及一条仅记述几句不知谁说的话、无法判断其朝代与人名的文字作为附录；《大观》本所收八人中，除以阴蒿代徐高外，其余与《说郛》本同；《旧小说》本仅收李善、应余两人。此外，《襄阳耆旧记》卷第一《庞德公》下有三十一字，文前有“《先贤传》云”四字。翻检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所指当是《楚国先贤传》，三十一字当是此书的佚文而未经辑录者。

通行的四种辑佚本子，以《传记》本内容较丰。它当是比较接近于原书规模的一种本子。我们就以它为底本进行整理，除全部收入它所收的二十六人和一个附录外，并把它之所无而《说郛》、《大观》两本均有的黄香收进来。《传记》本、《大观》本的阴蒿以及《说郛》本的徐高，都是“阴蒿”之误；因而作了改正。《说郛》本、《大观》本的孙携，是《传记》本的“孙隽”之误，因而从《传记》。此外，把新自《襄阳耆旧记》辑录的关于庞德公的文字也收进来。这样，就成为一个共有二十九篇的新本子，其中包括《传记》本的全部，又加上黄香、庞德公，共收春秋至西晋初年二十八人以及一个附录。

一本记述春秋至西晋初年“楚国”地区的“先贤”的书，

仅收入不到三十人，未免太少。为什么只有这些？原因之一，是辑佚得来的佚文还不是亡佚文字的全数。《隋志》和两《唐志》所著录的，都是十二卷。虽然古书可能每卷篇幅很短，但十二卷总的篇幅不会很少。而上述几种辑本，内容都比较单薄，显然还有大量亡佚，并且有许多亡佚文字已经湮灭不可复得。原因之二，是这本书的作者有严格的取舍标准，除已收入者外，其他的人概不入选。这种可能性是有的。但是，从《传记》本收入的人物看，至少象收了宋玉而未收屈原这样的情况是说不过去的。难道屈原不比宋玉更值得记述吗？恐怕原书亡佚甚多仍然是这些本子收入人物有限的主要原因。

当然，作者是有他的入选标准的。收入的近三十人的籍贯，是以今湖北襄阳、荆州、黄冈、孝感，河南南阳、许昌、驻马店，安徽宿县、阜阳，湖南郴州以及其他地区为范围，而以南阳、襄阳两地区为最多，前者占五分之二，后者占七分之一。以上这些地区，正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大国楚国的旧地。这是一点。

第二点，收入的近三十人是些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及其史家们认为值得肯定的人物，特别是西晋封建地主阶级中尚不腐朽的部分认为值得肯定的人物。他们是各该当时的名臣、良吏，好的外戚，忠义、骨鲠、孝悌、力学之士，以及文人、隐逸等。很显然，他们首先是奴隶主、封建主统治的维护者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支撑力量，有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点缀成分。然而，他们对于当时的人民来说，大都是有一定益处，而无害处或大害处的人。象百里奚的“相秦”，“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”；孔休的“称疾不见”王莽；阴兴的勤于职守，谨慎谦退，使其姊阴皇后也注意不

骄奢；黄香的勤慎周密，清廉平恕；黄尚的“为司隶校尉”，使“奸慝自弭”；孙敬的勤苦读书；黄琬的在朝，敢于与邪恶的有权势者作斗争；杨颙的面见诸葛亮提出批评；孟宗等的孝敬父母；韩暨的嘱咐家人薄葬自己，特别是他的利用水力鼓风，进行矿冶，……等等，其作为，其影响，可以说都是好的。至于他们中间有些人搞迷信，有些人镇压人民，那当然是必须给予批判的。我们在这些篇目的整理中，注意作了一定的批判。

书中对这些人的记述，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我们今天对这一广大地区内、这一漫长时期的某些历史情况进行了解，并从中取得某些借鉴。

《隋志》和两《唐志》中，著录有不少的各地区“先贤传”、“耆旧传”或“人物志”，其作者们所处的朝代，是从东汉到南朝，而以三国至两晋为多数。《楚国先贤传》是其中的一种。它是在一些人们积极撰写地区人物传志的风气中写出的。它的每篇所写的，几乎都不是某一人物的一生，而是他的一生中的某些片断，甚至只写其一事、一言。这种写法，后来在南朝就产生了《世说新语》那样的名著。这一类著作虽然有时被称为“小说”，但它们并非虚拟的创作，而是切实的记录，主要是“史”而不是“文”，往往可以作“正史”的补充。《楚国先贤传》也正是这样。

《楚国先贤传》的作者是谁？大都说是晋张方。也有说是杨方的，那就是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。也有说他是张方贤的，例如《文选·应璩〈百一诗〉》李贤解题以及《御览·宗亲·伯叔》、同书《人事·谚》就是如此。还有说他是邹闾甫的，那是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。

说是张方的，毕竟是多数。《隋志》：“晋张方”：《新唐志》：“张方”：《书钞·地·石》：“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”。而且这本书的《说郛》本、《传记》本、《大观》本，均作张方。

《晋书》有《张方传》，说他是“河间人也，……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，累迁兼振武将军”。在八王之乱中，他打了一些仗，杀了许多人，官至“中领军、录尚书事，领京兆太守”。最后又为司马颙所杀。他与“楚”地没有瓜葛，既不是那里的人，也没有在那里活动过，自己不搞文墨，也没有材料记载他曾经倩人著述。说这一张方是《楚国先贤传》的作者，不象。

《晋书》又有《杨方传》，是《贺循传》的附传。其中说他是会稽山阴人，“少好学，有异才”。起初为郡守的属员，“公事之暇，辄读《五经》”。经贺循等的推荐，“司徒王导辟为掾，转东安太守”，后又任“高梁太守。在郡积年，著《五经钩沉》，更撰《吴越春秋》，并杂文笔，皆行于世”。他如果又著有《楚国先贤传》，这里必定有记载，他也必定会把浙江地区人物收在书内。然而都没有，可见他也不是《楚国先贤传》的作者。

《晋书》及其以后的“正史”，无张方贤其人。

至于陈振孙说作者是邹闾甫，是见于《文献通考》所引。《通考·经籍考·史·地理》在“《襄沔记》四十卷”下说：“陈氏曰：唐吴从政撰。删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、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邹闾甫《楚国先贤传》……集成此书。”关于邹闾甫，清姚宗振《〈隋书经籍志〉考证》卷二十说：“《书录解题·地理类》‘唐吴从政删邹闾甫《楚国先贤传》为《襄沔记》三卷’。案：魏、晋时有邹湛，字润甫，南阳新野人。……

闾甫或其昆季行。其《先贤传》，隋、唐《志》皆不见，疑即在是书十二卷中。”那么，说《楚国先贤传》的作者是邹闾甫，也还只是个疑似之说。

《晋书》却有一个《张辅传》。传中说，“张辅，……南阳西鄂人，汉河间相衡之后也”。“初补蓝田令”，“累迁尚书郎，……转御史中丞”，“后迁冯翊太守”。河间王颙任他为秦州刺史。在八王之乱中，被同是支持司马颙的另一有兵力者所杀。他曾经“著论”论管仲、鲍叔，“又论班固、司马迁”，“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，乐毅减于诸葛亮”。

（清张澍编《诸葛武侯文集》的附录，有自《类聚》、《御览》引文辑录的张辅《乐葛优劣论》一文。）显然他为官有暇，很有兴趣于从事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评述。他是今南阳地区的人，虽不在本地区为官，却可能熟悉本地区的“先贤”事迹并乐意为之作传。

因此，这本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张辅。同时，不排除又可能是张方或张方贤。但他不是上述那一张方；张方贤也可能衍“贤”字，而与这一张方为同一人。杨方和邹闾甫，比较可以肯定不是《楚国先贤传》的作者。现在在书后附《晋书》张方、杨方、张辅三传，以供参考。

这本书的整理工作，大致如下：

一、校勘

以《传记》本为底本，与这本书的其他本子、与援引了这本书的各书、与有关的“正史”以及其他的书互校。各本、各书每有不同，甚至一书中两处的援引各异。对这种情况，参考各书，有时并作某些考证，择善而从，审慎确定之。确属必要，则对原文作些有根据的文字次序调整或增删。增删

用方、圆括弧表示，其表示删去的字和圆括弧排作小一号的。还有象《孙敬》一篇那样的，《传记》本从三种书中辑出四条有关的文字，可以互相补充而不能彼此完全代替，那就把四条文字联缀起来，成为较完整的一篇。

《传记》本辑校者陈运溶所作的简注，每篇之末都有，他用以说明辑自何处；此外，他又有少量夹注。陈注也排小一号字，并以双括弧括住，以资识别。

篇目多少的确定，已见上述。这里说一下篇目次序的排列。《传记》本原把孔休置于阴嵩（应为阴嵩）之后；按孔休是王莽时人，故移到阴嵩之前。原无黄香，增入时，因为他是汉章帝刘炟至安帝刘祜初年人，故置于稍后于他的胡绍之前。原把杨虑置于杨颙、郭攸之之后，三人都称蜀汉人；按杨虑十七岁即死，其弟杨仪投奔刘备时，至少已二十岁，而当时刘备尚未称汉中王，故杨虑应是东汉末年人，移到阴循之后。原无庞德公，增入时，因为他的活动主要在刘表未死之前，而他年长于杨虑，故置于阴循之后、杨虑之前。

二、注释

起初本想注释尽可能少搞。但看来又不能太少。西晋人写的书，文字未免简古。为了使读者面稍宽，使读者减少一些翻检古籍与字辞书之劳，在读音、语词、史地和名物等方面作了一些注释，以大体上能够说明问题为度。

注释的一个任务，是对某些篇中宣扬的迷信观点等消极的、错误的东西进行必要的批判。例如对《陈宣》、《胡绍》、《樊英》、《孟宗》等篇中有关字句，就这样做了；在此同时，也适当说明了这是当时统治阶级、统治集团提倡所致。

三、译文

这是用语体文对原文试作的译写，用意也在于供阅读时

参照，并稍减翻检索解之烦。

四、事补

书中的记述，往往很简略，而且是片断的。仿佛摄影，只摄取某一镜头。给人的印象远非完整。以此来了解一个人，将只能以偏概全，或者简直无法了解。有的记述，只有一句话，例如《阴循》一篇，全文是：“阴循，字元基，南阳新野人也。”有的记述，对被记述的人一语带过，而用较多的话记述别的人，例如《阴兴》一篇就是如此。对这些情况，有待于从各书寻找有关记述来作补充。而在“正史”以及其他的书中，确实有着可以用来补充的记载。所以，尽可能作了寻检、爬梳。寻检、爬梳有所得，引来作为补充时，并视需要按事类分条。这些引来的补充记载，称为“事补”。“事补”的文字有需要注释者，即夹注之，夹注的字排小一号的。

限于水平，这一些看法和做法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。敬请学者和读者给予指教！

麓山精舍丛书目序

陈运溶

是编所辑，皆古逸书。两汉寥落，三国权舆①。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灿然大备②。降至陈、隋，流风又坠。自唐徂宋，典册流传③。搜采宏富，玉简瑶篇④。书列百家，目逾千种。四大类书，千秋珍重⑤。包罗万象，总括六朝⑥。荆、湘古籍，书卷名标。已佚复存，零圭碎璧⑦。赵宋以还，颇难寻绎⑧。《舆地纪胜》，记载稍繁⑨。荆湖秘籍，中可讨论⑩。虽说沦残，犹堪宝贵。坠典遗文，世资灌溉⑪。收亡集逸，不越湖、湘。业希编柳，念切维桑⑫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岁次庚子，长至日⑬。善化陈运溶谨序⑭。

注释

①寥落：稀少。

权舆：草木萌生，引申为开始。这里指开始多起来。

②灿然：鲜明耀目貌。

③徂：cú，到。

④玉简瑶篇：指珍贵难得的古逸书。

⑤四大类书：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和《太平御览》。

⑥六朝：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。

⑦零圭碎璧：残存的名贵篇页。圭，guī，古玉器，长条形，古时朝聘、祭祀用的礼器。

⑧寻绎：反复推求。

⑨《輿地纪胜》：南宋王象之编撰。以宋理宗赵昀（1224年即位）以前的行政建置为准，分叙南宋十六路的府、州、县沿革、形胜、人物等。引用不少佚本，可补史志缺略。

⑩荆湖：两宋行政建置的路名。宋初置荆湖南路、荆湖北路；宋太宗赵光义时，曾经并为一，不久又分为两路。北路辖境约当今湖北西至巴东、咸丰，东北至应山，东至鄂城，湖南南至平江，西南至通道等地，以及广西、贵州各一小部；治所是江陵。南路辖境约当今湖南其他地区；治所是潭州，今长沙市。

秘籍：官禁中的藏书。这里指不易见到的书。

⑪坠典：失去的典籍。

世资灌溉：指历来赖以补充记述的欠缺。

⑫业希编柳：在学业上仰慕孙敬编柳筒以写经的勤苦。事见本书《孙敬》。

念切维桑：语出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这里旨在说明作者编书的动机是出于对桑梓的一片深厚情谊。

⑬长至日：即夏至。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

⑭善化：旧县名，治今湖南长沙市。

历朝传记序

陈运溶

今辑录传记，皆湖、湘掌故也^①。《荆州先贤传》已辑十数条，无湖以南人物，故仍弃之^②。惟《楚国传》有耒阳（湖）〔胡〕绍一条，遂列为传记之首；下及《长沙》等传，皆准以地望次第录之，兼考其卷目，著录于左^③。如：晋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（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《楚国先贤传赞》十二卷。晋张方撰。”国朝章宗源《经籍志考证》云^④：“《新唐志》无‘赞’字；《旧唐志》作‘先贤志’，题‘杨方撰’。愚按《文选·应 璩〈百一诗〉注》、《艺文类聚·礼部》所引，并称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^⑤。‘楚国’，《类聚》作‘鲁国’，乃刊误。无称杨方者。《世说·德行篇》注引百里奚，《初学记·居处部》引熊宜僚，《御览·鳞介部》引宋玉。据此，所记乃上及春秋、战国，裴松之、章怀注史所引，则皆汉、魏、晋时事”）），晋刘彧《长沙耆旧传》（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《长沙旧传赞》，晋临川王郎中刘彧撰。”《经籍志考证》云：“《水经·洛水注》、《北堂书钞·礼仪部》、《御览·天部》、《初学记·天部》、《类聚·天部》并引《长沙耆旧传》。《隋志》脱去‘耆’字。《新唐志》‘四卷’，《旧唐志》‘三卷’，并讹作‘旧邦传赞’。”刘彧，《旧唐志》作“刘成”）），《零陵先贤传》（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“一卷。”《经籍志考证》云：“《唐志》同。《三国志》注引皆记刘、曹时事；《类聚·祥瑞部》引亦系魏人；惟《水经·湘水注》引乃汉末先贤”）），《武陵